

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轼陈州行迹及诗文探踪

耿险峰



二、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乌台案发，道出陈州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春寒料峭，苏轼调任湖州：

徒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

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

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薛

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

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

练副使安置。(《宋史·苏轼传》)

依官员赴任惯例，苏轼作《湖州谢

上表》，先叙为臣过去政绩乏陈可言，再

叙皇恩浩荡，感恩美差相赐。添堵之处，

是表后“一肚皮不入时宜”之句：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

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苏轼以“其”自称，以自身同

“新进”相对，表白自己不“生事”，暗讽

“新进”人物“生事”，公然表示不合作的

态度。

北宋一朝，苏轼声名赫赫。其旷怡

洒脱，与人谈诗论画、品茶饮酒，情趣高

雅。其内穿和尚衲衣，外套长袍，头戴筒

高沿短高帽，彰显淳朴自然的学士之

美。一时间，上至王公贵人、下至黎民百姓，群皆效仿。北宋文学家李■《师友谈记》记载：“士大夫近年仿东坡简高沿短帽，名曰子瞻样。”南宋文学家洪迈也在《夷坚志》中记述：“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然而，“道大不容，才高为累。”(李■《文言之语》)苏轼《湖州谢上表》引起了“新进”人物，尤其是以变法自居的御史台大臣们的嫉恨。六月，监察御史据此首先发难，摘引“新进”“生事”等词语上奏，诬称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弹劾苏轼，称其《湖州谢上表》中暗藏讥刺语。

随后，监察御史里行从时人编辑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抓住

文中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罗织罪名，上

纲上线，上札子弹劾苏轼。御史中丞也

乘机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

礼于朝廷而斩首。

苏轼文笔超群，少年成名天下知，

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游

目骋怀，口吐锦绣诗章，若任由其诗词

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将对新政的推行极

为不利。“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也。”一时间，三人成虎，朝堂之上一片倒苏之声。素喜苏轼之才的神宗，无奈从其臣请，予以默许。旋即，苏轼于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投进御史台的监牢，八月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被关在京师乌台。因该案件先

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史称“乌台诗案”。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因柏树上常有乌鹊栖息筑巢，乃称乌台。狱牢中，审讯者常对苏轼通宵审问，无比凄惨。恰是时，囚犯苏子容亦关在乌台，其曾任开封府尹，因垢言于御史台而下狱，狱中赋诗十四首，序言中说：“子瞻已解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苏子容诗中有“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句。吴兴即是湖州。一次又一次的提审，乌鹊惊起，凄厉声声。苏轼《狱中寄子由》称其“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圣谕下，苏轼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不得金书公事”。

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在旧历年

的年底，苏轼被释出狱，屈指算来，他

在牢狱中度过了一百三十天。走出牢

门，冷风徐来，空气清爽，鸟鹊叽喳，行

人匆匆，苏轼此时却似凤凰涅槃一般，

诗如泉涌，想起此前写下的绝命诗，当

晚“复用韵”再下两首。

美在交欢，痛在心间。苏轼入仕，既

要问事，又要做诗，两者都为其种下了

祸根。苏轼在熙宁年间逃脱朝臣构害之

后，外任杭州通判。一到杭州，苏轼就收

到文与可寄来的一首诗，诗中告诫他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

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宋史》记载：

(文与可)元丰初，知湖州。明年，至

陈州冤丘驿，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

而卒。

时为权职徐州的苏轼闻之，悲伤欲

绝，“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接

连三日，“夜不眠而坐喟，梦相从而惊

觉，满茵席之濡泪”，和泪写下了《祭文

与可文》。辞情真实，语语皆自肺腑中汨

汨而出。

苏轼如今路过陈州，因是谪官，不

宜久住，祭日之礼便先期举行。“昔我往

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慎

终追远，苏轼涕泗横流。其间，文与可之

子文逸民呈览其父墨迹草书飞白。飞白

亦称飞白体，即草篆，为东汉书法家蔡

邕所创。其笔画中间夹杂着丝丝点点的

白痕，似枯笔所过，笔画两段高举如飞，

故称之飞白。文与可飞白体，其间凸显

其诗文造诣，兼擅行、草、篆、隶之体，为

集大成者。睹物伤神，苏轼身心俱碎，泪

作《文与可飞白赞》：

呜呼哀哉！与可岂其多好好奇也

抑其不试故艺也？始予见其诗与文，又得见其行、草、篆、隶也，以为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复见其飞白，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荷带也，离离乎其近而相属，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几；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呜呼哀哉！

哀期中，风尘仆仆，昼夜不歇，弟弟

苏辙自南郡栖栖遑遑而来：

陪黄，道出陈州，子由自南郡来陈

相见。是会也，不啻再生，悲喜交集。(袁中道《次苏子瞻先后事》)

苏轼被投入牢狱，苏辙一直在南都

奉养兄嫂和侄子苏轼、苏过等数十家

口，薪微僧多，早已陷入“明日无晨炊”的

窘境。乌台案结，弟弟苏辙因兄弟关

系，谪贬监州。苏轼离京谪任黄州，远在南郡的苏辙顾不得疾

苦劳顿，闻讯而出，奔驰二百里，于正月

十日自南郡来陈州相见。

“恨此生长，相别离中，添白发。”(苏轼《满江红·忆子由》)苏轼苦涩、苏

轼嗟惋。然而，随缘自适，触处皆春的苏

轼，率性天真，依旧不减其旷逸和洒脱：

分别无惧，不过是长江西东的两个州，

“天涯若比邻”；睡足无求，齐州也可以

终老栖身，“此心安处是吾乡”。

匆匆相见，又要匆匆而别，百感交

集中，苏轼潸然泪下，赋作《子由自南都

来陈三日而别》诗，诉说衷情：

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

奔驰二千里，径来宽我忧。

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

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

嗟我晚闻道，款启如孙休。

至言虽久服，放心不自收。

悟彼善知识，妙药应所投。

纳之忧患场，靡以百日愁。

冥顽虽难化，镌发亦已周。

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

但余无所还，永与夫子游。

此别何足道，大江东西州。

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

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

“别期将近不堪闻，风雨潇潇已断

魂。”农历正月十五日是元宵节，是春节

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的节令。在陈州，元

宵节是“东风夜放花千树”的节日，自汉

文帝以来就以热烈喜庆的观灯习俗为

主，传统习俗出门赏月、燃灯放炮、喜猜

灯谜、共吃元宵、拉兔子灯等。“灯火阑

珊”时，太昊祠前还常有耍龙灯、耍狮子、

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

传统民俗表演，游人比肩接踵，乐而忘

返。然而，苏轼却不能在陈州享受这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在佳节前夕又要匆匆上路了，苏轼的心情阴郁到了谷底。

正月十四日，雨雪霏霏。长亭外，古

道边，凄怆料峭天。送别，令人伤感。苏

轼要远行，文与可的儿子文逸民依依

设宴送别。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一向饮少辄醉的苏轼愁绪塞胸，原意借

酒浇愁，消解离别之痛，谁知愁绪添。

把酒共觞，唏嘘相别。苏轼无语，紧携文

郎之手，蜿蜒河堤，逶迤徐行，任凭料峭

春风旋飞起，任凭悠悠河水曲折流。抑

郁、悲愤、无助，充塞心间，苏轼遂作《陈

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

抒怀：

白酒无声滑泻油，

醉行堤上散吾愁。

春风料峭羊角转，

河水渺茫瓜蔓流。

君已思归梦巴峡，